

日本文学泰斗吉川英治全新演绎水浒故事
畅销日本七十余年 中文版全新推出

新水浒传（上）

潘越
褚以炜 肖燕 译
〔日〕吉川英治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新水滸传 (上)

〔日〕吉川英治 著
潘越 褚以炜 肖燕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水浒传 / (日) 吉川英治著; 潘越, 褚以炜, 肖燕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87-5168-0

I. ①新… II. ①吉… ②潘… ②褚… ②肖…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123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杨纪云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新水浒传

[日] 吉川英治 著 潘越 褚以炜 肖燕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747千字 印张 / 45.75

版次 /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8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第一回	伏魔一百单八星	宿命人间下凡来	001
第二回	毬贼幸运升九天	风流徽宗遇奸臣	015
第三回	教头王进避追捕	偕母流亡千里行	022
第四回	难见绿林男儿泪	史进放虎再归山	030
第五回	史进弃家奔渭水	路遇鲁提辖之事	037
第六回	晨送飘零翠莲娘	夕阳逃去江湖远	044
第七回	兰花粉面恩情泪	剃度出家五台山	051
第八回	百花刺青映红肤	醉撼巨山鲁和尚	058
第九回	新娘多毛桃花乡	瓦罐寺逢九纹龙	066
第十回	菜园看守治虫类	柳荫喜遇禁军客	073
第十一回	风骚吹破鸳鸯巢	浊世起浪佛心吏	081
第十二回	世道相似生起伏	流罪途入侠豪家	091
第十三回	冰雪苦难九死后	狱关一路通梁山	097
第十四回	无畏天地梁山泊	巷陌草标吹毛剑	109
第十五回	青面兽得知遇恩	显神力再赴功名	118
第十六回	怪儿如风引宿命	东溪村里聚星辰	123

第十七回	今日休学题壁上	出走村塾定决心	131
第十八回	吴用先生罗天网	金鲤入袋归村来	140
第十九回	六星设坛盟誓约	门外又添一豪杰	146
第二十回	伪成商队十一车	杨志引领出北京	151
第二十一回	黄泥网上七枣商	林中窃笑待宝来	156
第二十二回	英雄智取生辰纲	杨志暗窥死谷心	164
第二十三回	二侠相会二龙山	刺花和尚鲁智深	173
第二十四回	五里云雾不知贼	何涛妻弟正遇鬼	178
第二十五回	两耳各饰仁义珠	救友危难驰东溪	189
第二十六回	湖岛河童唱秋色	官军百舟俱陷火	202
第二十七回	仗义林冲骂王伦	火并筵席行刺杀	207
第二十八回	善人佛心婆喜欲	街巷妾宅柳花开	213
第二十九回	君子难处女下流	野眷相恋似胶漆	218
第三十回	闷闷相并二人枕	兰灯梦斗无解脱	222
第三十一回	姜汤惊醒行错着	愤怒房中舞寝刀	227
第三十二回	地下囚室一困鸟	再生铜铃鸣友情	234
第三十三回	宋江叩门小旋风	不期撞遇病好汉	238
第三十四回	武松醉上景阳冈	拳打猛虎好英雄	244
第三十五回	嫂子见弟嫌兄丑	武松入家又离家	251
第三十六回	好色恶邻和合汤	廉后罌粟开淫花	257
第三十七回	五事俱全行色事	金莲出墙瞒亲夫	263
第三十八回	卖梨小子知秘事	捅开天窗大祸来	268
第三十九回	奸夫闷绝武二郎	淫妇砒霜藏泣中	274
第四十回	死者无口官无义	武松无处讼公道	282
第四十一回	武松设祭悼亡兄	登门复仇西门庆	289
第四十二回	狮子桥畔杀色男	贪欲婆娘上木驴	295
第四十三回	牢城之中遇管营	武松莫名座上宾	301
第四十四回	蒋门神伏首卧地	武松大杯饮名月	309
第四十五回	乱打城鼓卷枯叶	七尺男儿落天涯	315

第四十六回	绿林之徒遇真人	女轿祸事从天降	323
第四十七回	魔女着眼花灯笼	君子宋江又遇难	330
第四十八回	中计被捉面面觑	死林之中夺囚车	337
第四十九回	秦明空舞狼牙棒	深锁城寨亦无用	342
第五十回	小李广弯弓射雁	立功名梁山会首	352
第五十一回	悲心刑旅入长江	公人转心成良仆	357
第五十二回	死中醒转此世街	大道艺人争金钱	362
第五十三回	芦苇之间呼同伴	江上三霸聚一庄	366
第五十四回	异乡蛮牛有佛心	牢城李逵黑旋风	374
第五十五回	小鱼怪鱼起纷争	再饮美酒琵琶亭	383
第五十六回	宋江题壁惹笔祸	戴宗神行如飞马	389
第五十七回	吴用千虑有一失	圣手玉臂亦无全	398
第五十八回	好汉杀伐破刑场	白龙庙前小聚义	402
第五十九回	奸人血祭大江流	梁山喜贺众人还	410
第六十回	九天玄女天上梦	宋江身悟凡间命	414
第六十一回	苦念百丈村中母	李逵人子亦感孝	421
第六十二回	野花妇人藏祸心	虎啸怪风吞盲母	427
第六十三回	杀虎英雄醉入笼	失陷人犯丢军马	434
第六十四回	病关索鼓乐游街	美巧云生于七夕	441
第六十五回	美僧原来俏公子	法事色染曼陀罗	449
第六十六回	寺中密会犹不足	淫僧从此夜夜来	456
第六十七回	友情一片话真言	红泪怨语反成仇	462
第六十八回	蓟州童谣道真相	淫妇裸死翠屏山	467
第六十九回	祝氏三杰遇时迁	偷得鸡来落贼手	473
第七十回	穷途奔入梁山泊	宋江兵发祝家庄	481
第七十一回	易守难攻独龙岗	迷阵红灯戏义军	488
第七十二回	女中豪杰一丈青	双刀生擒王矮虎	493
第七十三回	小张飞不负盛名	美将娘马上受缚	498
第七十四回	铁叫子守牢重义	顾大嫂开店有情	504

第七十五回	众人打破大牢去	齐齐逃亡落山东	510
第七十六回	宋江愁眉一朝展	病尉迟潜入敌庄	515
第七十七回	百年恶财济穷困	群英凯旋梁山泊	520
第七十八回	松江守约嫁花娘	别芸题秀英登场	527
第七十九回	木门外母子受辱	狐妖女一击殒命	535
第八十回	莲池吞没小衙内	迷途误闯金枝门	540
第八十一回	狡兽无道夺名园	义军出山惩奸邪	550
第八十二回	高唐州官衣妖道	梁山军三阵皆败	555
第八十三回	戴总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561
第八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567
第八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禁军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574
第八十六回	王军新器坚不破	泊军郊野无生地	582
第八十七回	鼓上蚤跳梁如信步	徐教师失宝慌张行	590
第八十八回	钩镰枪法振水泊	宋江大破连环军	598
第八十九回	盗取名马得机缘	三山怪雄共聚义	604
第九十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613
第九十一回	赦使大臣失金铃	宋江赚取华州城	618
第九十二回	丧旗之下改名主	高僧道出玉麒麟	628
第九十三回	算命先生做神卦	卢俊义疑惑离家	635
第九十四回	江上扁舟唱妖歌	芦花早待人落来	642
第九十五回	忠心护主燕小乙	一把川弓放冷箭	647
第九十六回	书下留命谁敢杀	蒲东悍将无人敌	657
第九十七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义兵法宋江不杀降	664
第九十八回	安神医妙手除病	杀淫妇出诊不还	671
第九十九回	瑰丽元宵千万灯	地狱火烧大名府	678
第一百回	直言明臣下朝去	山东义士进四方	686
第一百零一回	梁山伯英雄排座次	宋公明慷慨话宿缘	694
第一百零二回	簪翠花冠入禁院	刀取御笔四字去	702
第一百零三回	徽宗皇帝遁地行	燕青泰山角力雄	710
第一百零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717

第一回 伏魔一百单八星 宿命人间下凡来

时当距今九百年前，中华的黄土大陆唤作大宋国，定都于东京汴梁，宋朝历代的皇业，正由四代仁宗皇帝所继承。

事在嘉祐三年（1058）三月三日。

这一天，天子驾幸紫宸殿，受公卿百官之朝贺。然后仪式便在乐府的仙乐声和满庭的万岁声中结束了。此刻，正是人们望见身披袞龙锦衣的龙体，同侍座的玉簪、侍从的花冠一道从龙椅上站立起来的时候。

“啊，陛下，请稍待片刻！”宰相赵哲和参知政事文彦博慌忙出列，伏阙上奏：“臣等有愿请奏，古来今日之上巳节，乃是以桃花流水为祓，官民无别，和乐与共之喜庆佳节。臣等谨愿值此吉日，圣明若示下民以仁政之实，则皇宋宝祚之荣，定可万世相传。”

仁宗皇帝听罢，突然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爱卿这是为何？当此良辰美时，百姓尚有何不悦？”

“事出有因……”，二人更九拜覆奏：“此数年之间，五谷不登，且今春天下流行恶疾，江南江北，东西两京皆没于病臭之中，家家面有菜色，病死之尸弃之道边，目不忍睹。入夜则惧群盗横行，夜不能寐，天下之势，一至于此。”

“哦，事体危殆情状，竟到这般地步？”

“虽有如开封府尹¹包待制者，督励施药院之医吏治病救人，又散自家俸给，

1 吉川原文为“检非违使”，系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中所设，主要负责京内警察司法的令外官。这里代用这个职制，刚好和包拯在开封府秉公执法的民间传说形象相合。原文因以日本人为读者对象，经常使用日本的律令官职、幕府职制和社会上对一

拼命救济灾民。但实在无可奈何，疫疠猖獗不休，如此下去世上一半丁口，恐有划入鬼籍之忧！”

“兹事体大！速令天下诸寺须行祈祷法事以为禳解之术！”

不管是国土之患，还是一身之灾，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都要依靠寺观的加持祈祷这点，汉土和吾朝藤原时代¹权门的风习倒是完全相同。不，这只是尚在一步一步接近文明社会，但又距文明如此之远的当时人智之局限。

去江西的旅途是那般遥远。不过，倒也是适合旅行的仲春时节。守御禁门的大将军洪信，带领大票部下车骑，离开了东京都门，日转月移，到达了江西信州的县城。

“敕使驾临鄙地，千万不可怠慢！”

州官以下的大小吏员和士兵且莫论，连当地的男女僧俗，咸皆堵列道旁，迎接洪大将的到来。

不用说，当晚地方上大摆筵席，给敕使接风洗尘。地方小吏有机会就会竞相谄媚中央大员，这古往今来都没有什么变化。何况这更是奉着丹纸大诏而来的敕使，满县的官吏都为这场招待而操碎了心。

不过，这洪信确也是个军人，性子豪放磊落。且也吃惯朝廷的赐宴，遍尝市尘间银盘玉杯，无论何种款待，亦不足使他的眼睛和舌头有所惊动。

“好啦好啦，列位放下杯子，不劝酒也行。这一回下来此地，对俺来说，身负重要敕命，方才派来的传令带来的令状，列位都看过了罢。”

“下官已然拜阅”，州官急忙诚惶诚恐地展开令状：“下官已将旨意作速转达给了本地里处的龙虎山上清宫，报称是已经准备万全，等待大人前去祷祝了。”

“是这样吗？如此今夜就要斋戒，明起沐浴更衣，要登上清宫行事，尔辈

些职业惯行的称呼套用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如称禁军高官作“近卫大将”，镇守地方的将领为“守护”，地方官衙为“奉行所”，私塾为“寺子屋”等，不一而足。因为这种处理对不了解日本历史文化的中国读者反而会造成阅读障碍，故译者往后对于这种情况不一一作注，一律替用施耐庵原作官称，原作若未提及，则尽可能按照宋代实际情况修改。——译者注

1 藤原时代特指日本平安时代中的摄关政治时期（约10—11世纪），藤原氏北家一系的贵族以外戚背景垄断政界要津、天皇幼时为摄政，天皇成年则为“关白”主持朝政。——译者注

速速退下吧。”

第二天，洪信一清早就离了旅店，朝着出州门西南八十华里的大岳行去。在带路的州吏之后，他正被山巽要摇摇晃晃地颠簸着，部下百骑则捧着敕使的旗帜。

龙虎山一带，自古以来便是集全国信仰于一处的道教圣地。

自唐代以来，历朝对此地之皈依甚深，其敕额在朱门楼阁上就能远瞻。在溪谷中，站在生满青苔的石桥上眺望的话，也可微见群山深处的十三层塔。且众道士所住之墙院仙馆，遍布山峦峰谷之中，缀于松柏间的黄白花丛深处，诚可谓仙猿白鹤之游苑者欤。

不过，此仙境在当天正如长眠方醒一般，钟鼓妙音自一山钟台中沸起，薰风香露自枝头翩翩飘下，园中仙鹤振羽欲翔，满山禽兽一同啼鸣。放眼望去，自院主大师以下，道士、稚童、力士之群列，如彩霞一般遍播于三清宫至大石桥之间，焚香袅袅轻升，金铃小鼓齐鸣，众人将当今敕使洪将军迎入仙院，拱手行礼。

“列位，有劳了！”

洪信边施注目礼，一边大喇喇地走进仙馆。

将一碗滋味非凡的仙茗一服而尽后，他立即将敕书的旨意转达给院主。

“前日上巳节，我皇上听闻世间疾疫不止，宸襟为之不安。即日颁下大赦令，在各道口搭建施药施粥之棚。仍遣臣洪信远赴此地，命请当山虚靖天师行祈调伏病魔。旨意你可知道了么？”

“谨遵圣意。”

“敕愿之诏书，正挂在这锦囊，谨悬于臣洪信胸前。请速会龙虎山大仙虚靖天师，将圣旨转达与彼，天师方今何在？”

“大仙如今不在此处，仙人嫌忌此处俗尘，如今更在山深处，龙虎山尽头结一字草庐，除日常修行仙道之外，不欲思及他事。”

“那样，如果登往斯处，可会得天师否。”

“那也只能派御使一名，在斋戒沐浴后方得上去。”

“呃？真是让人为难，这可是救命啊。”

“即便是敕使大人，也不能枉了灵山的清规。陛下若果真为救万民苦难，代万民而恭请大仙祈祷的话，作为天子代表的大人，只下这点功夫，可是办不

成事的。”

“住口，谁说嫌麻烦了？俺只是觉得略有不便罢了。好吧，明起俺便斋戒一日。只我一人去访天师仙宅。”

他意气风发，当日清早，便在晨星下洗去尘垢，穿上白木棉布做的净衣，将黄巾包袱斜结在背上。里头收纳着宸笔的敕愿。并且单手提上银柄的香炉，时时焚香，口诵“六根清净”，身不带寸铁，只靠一根白木的登山杖，在众多道士的目送下离开了上清宫。

虽说如此，但即便是禁军之雄洪大将那样的汉子，此后在深山中也差点弄到精疲力竭。第一晚头枕树海深处之谷溪而眠，第二晚则身横于斧刃一般的云峰之巅，且前路相距千山之遥，可谓险不胜言。

不久下得山去，又闻深处溪音水声潺潺不绝，昼夜亦不能辨。或为巨猿戏弄于股掌之间，或为野狼嗅得踪迹，只能靠在蔓草丛里寻找路标而行。总算觉得自己爬出了原始森林，抬头一望又是三丈绝壁悬在当头。想要绕路而行，又被瀑布的飞沫吹了一个趔趄。硬着头皮往上攀，但见磊磊奇岩巨石正在俯视自己。

不只如此，他还遭遇了雌雄两只大虫，差点就成了老虎的盘中餐，还被一见便知并非此世之物的大蛇鳞光吓得魂飞魄散，每一次他都不顾一切地拼死逃生。登山杖和香炉都不知在何时脱手而飞。只是为了保住性命，艰难地且匍匐且行。

“哦，这是铁笛的声音？”

这是在不知过了几日后的途中。

活人的生气第一次拂到他面上。

“叔叔往哪里去？”

是童子先开了口。

这童子横坐在牛背上，手上拿着方才听到音色的铁笛。

“这小厮，汝又是打哪里来的？”

“从前方的中院来。”

“中院？”

“叔叔所住的三清宫，乃是麓院，这一座山乃是中院，更在天边的乃是里

院……不过呢，叔叔即便是辛辛苦苦往上爬，也是徒劳。”

“何出此言？”

“只因天师不在此地。”

“啊，不在？……怎生有这等事？”

“真是不在，我不打诳语欺你，天师已在十日前驾鹤飞往都城了。说是天下恶病大行，皇帝请求道教本山的老大仙行法攘凶。因为使者到这里肯定不胜苦劳，不如天师自己乘鹤前往，现在怕是已经飞到开封东京上空了吧。”

“哦，那汝又如何知道这等事的？”

“当然知道，别看我这样，可别把我当作村里牧童理会，我乃侍奉老大仙的小童是也。”

“是这样啊，那就劳您大驾把俺引到大仙那里去吧。”

“您还真是多心，我都已说大仙不在——您再晃悠下去，可得给老虎啦大蛇啦什么的当成点心了，叔叔快点回去吧。”

童子可爱地一笑，就不知何往了。

洪信听了这席话，尚觉得半信半疑，且向前行，突然一拍脑袋，这里不是龙虎山的第七还是第八个山谷一带么，以一座巍然耸立的古塔为中心，能够看见一郭堂塔伽蓝矗立于此。

洪信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门前，忽听得一声呼唤。

“难道不是洪大将么？”

一众如同罗汉一般的道众，和仙风鹤骨的老真人从门里出来迎接，并殷勤行礼，洗尘慰劳。

这样虽说最好不过，但洪信脑海里九死一生的宽慰感，立即跑得无影无踪，那是因为这儿的老真人开了口。

“确实如此，大人您来得不巧，我们也是方才知晓，山上的虚靖天师出门了。”

“这果真属实？”

“与其想这是虚是实，大将您自己在路上就没有遇到什么值得注意的物事么？”

“倒是遇见了一个乘牛的童子。”

“呀，这也真是可惜了。”

“啊？可惜，有何可惜？”

“这童子肯定是天师的化身，不会有二。”

“呀，就是那个么？”

“天师觉得让敕使白花力气甚是不悯，一瞬间就从都城飞来了，来点醒大人您早点回去吧。”

“啊，俺却不知是这等事。”

“敬请安心，既然天师这样亲自显圣，等将军您回京之时，天师的神通法力，定能宽解圣虑吧。”

洪信受了仙道们一通宽慰，当晚在夜雾朦胧的一座古殿宇里昏昏睡去。

“既然如此，那也没啥可想，俺就将敕愿的诏书奉纳在上清宫的本殿，还是尽早打道回京吧。”

洪信在肚中盘算已定，就将想法告知众人，真人便对十个道众下了指示：

“速将敕使送回原来的上清宫。”洪信便被十名道士簇拥着出了石门。

走了差不多半天，但这又不知为何，那般花了几个昼夜，还一边被老虎和毒蛇袭击才爬上来的险隘之地，下来的时候却如履平地一般轻愉。并且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宝塔仙馆的屋顶便若隐若现，抵达了之前来到的三清宫。

翌日，诏书被敬奉在上清宫神扉深处的宸翰箱中。仪式结束后，夜里便举行了全山规模的大宴会，各种素斋供奉如山——虽说如果洪大将就这样吃了完事饭就下山去的话，那就不会弄出什么麻烦事了吧，但是这些武弁但凡吃了酒，往往就会原形毕露。他大概觉得就这么下山的话，将会有失敕使的体面，便特意装出一副威严的姿态，故意去偷听周旁人的闲谈。

“啥，什么？你方才说的那魔耶殿，究竟是何处的殿阁？”

“呃，竟然有扰大人清听，那确是三清宫深处的殿阁之一。”

“嗯，贵地灵域之广，诚非一目可收，何况今后再也难得有游览这等名山的机会，明天，就让俺将这里的全部堂阁观览一遭。”

“谨奉大人的意思，定让大人尽兴观览。”

官司、真人们在第二天便担任了他的导游，让洪信尽数观览了上清观从唐、五代，乃至宋的名刹，最后经九天殿、紫微殿、来到了北极殿的深处社廊。

“右面是太乙殿，左边则是昨晚所说的魔耶殿。”

引路的道长说完，便立住了。

在日照投影也渐渐黯淡的幽寂庭院四边，只听得鸟儿清脆的啼鸣不知何处传来。但不知怎的，总有一丝细微的恶寒，嗖嗖地刺及肌肤。

“哦，这便是上清观中的尽处么。”

“诚如大人所言，这已经是最深处的古刹了。”

“那里的石壁看上去有一个挂着铁锁，封地严严实实的门，却是何处？”

“传说是不能打开的祠殿。”

“不能打开的门吗？”洪略微往前走了几步。总觉得有什么力量在抵抗自己向前。仰头一看，眼下是一道悬崖绝壁，门所在的地方是山沿上掘出的大石窟。再走进一看，只见边上的石柱雕着四个大字：伏魔之殿。

“道长何在，将里头打开与我看看。”

洪信看到伏魔的字样，又听说是不能开的门，他的傲慢之心就在胸中蠢蠢地涌动起来。

“不可如此，万万不可如此。”

道长和道士们个个脸色发青。

“说来，供奉在这里，而被封印起来的魔物，乃是世界各处的妖灵。仔细说来，自大唐开山洞玄国师以来，一旦降伏了魔物，就封进这石窟，是万不可擅自开启的。”

“哈哈哈哈哈，你等在胡说些什么？”

“不不，这绝非戏言。若误开此处封印，窟中的魔王将得时而混入人间，世道将为之扰乱，这且莫言，据说它们还能潜入人们的头脑五脏中去，将贻祸于万年……别说道法相传九代之间，且在我住山这三十年内，都未曾见有一度动过此铁锁的。”

“正是如此才要这样，你这么说，我更想到里头去一探究竟了。”

“这这……这实在是造次。”“什么造次不造次的？就用俺的勇气醒醒尔辈这些愚蠢的妖妄人，还说什么造次？喊铁匠来，把锁给我切了。”

“不管怎样，都请万万不要行此举。”

“不行，如果尔辈不愿，我就表奏朝廷，将你等虔事魔道的事公诸天下。尔等的脑壳想要像念珠串一样在上饶江的河滩上示众么。”

洪大将这入只要是说出的话，就未有一件是会反悔的，这时他的气势已经

完全和在都城的禁军府里呵斥部下时一模一样。

吓得哆嗦的道士们见没有法子劝服洪信，个个惶恐不安起来，不久便鸠集于秘门的门扉之前。依他的命令砸开门锁，但见那铁锤落处，火光四溅，石斧起处，诡音耸动，咣……咣……咣……地发出了要使人胃肠纠结起来的诡异回响。洪信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在大门将开未开时，他率先跳进了这黑漆漆的一片灰暗之中。

“怎么样？看见了吧，这不是啥事也没有么？什么严禁之门，什么封印？哈哈哈，你们都进来。”

洪信的两手朝洞顶伸张开去，宛如心情愉快到了极点一般。

虽说是这样，因为实在太暗，即便往里走也是什么也看不到。他又拿大嗓门说话，声音直入深处。这声音在空洞里回响，一句话可以听到两次。

“啊啊，给我点上火把，你们都一起拿上火把，跟在俺后面进来。”

这山窟活像泥菩萨的内胎，进口小，越往里走却越大，四面的墙壁上都刻着诸天诸佛，罗汉菩萨、十二神将的雕像。

“呃，好险。”

洪信撞到了一块石碑上。

喊来拿火把的仔细一看，这里一周是一个圆形的广场，是一方昏昏暗暗，数百年不见阳光的阴冷之地。其中有六尺之板碑高高立起，成为其台石的石雕大龟，把石碑载于背中，如自亘古以来眠而不醒。

“嗯哼，让俺看看，石碑的表上好像细细地雕刻着什么，全文像是上古文字，什么啊，里面写有楷书，待俺仔细看来。”

他一边在给赤焰熏着，一边好像若无其事地绕到碑内侧，把脸贴上去。

见有四个大字，一读，那乃是“遇洪而开”。

“哈，遇洪而开？……这般说，洪就是爷爷我，便是说见着爷爷便开么？”

不知想起了什么，他浑身的筋都根根暴起，大声地哼哼着。并且发了狂地大声下令，要推倒石碑，看看石龟底下，把里面的东西刨上来。

不用说，人们极力劝阻他的暴举，一边哀号一边哭诉。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样弥天的事，万请作罢！万请作罢！”

人人都趴在地上，不肯起来。

“闭上尔等的鸟嘴。”洪大喝一声，“你等怕个鸟！看这碑上字，上面不是

写着遇洪而开么！上古的神仙都已料得俺今朝来此啊。有谁说个不字，就伸出脖子待我斩下来。”

洪信拍打着剑柄，人们个个吓得发抖，便只能唯命是从了。

借着众人之力，石碑扑倒在地。石龟也从数百年的长眠中被摇起，并且，在石龟翻了两个个儿，肚皮朝天，发出响动的同时，人们听到脚底下发出了大锅沸水咕嘟咕嘟沸腾一般的声音。

“哇，这可深得紧哪。”

除去石龟后，地上开了个大洞，其洞深万丈，让人觉得直通阴曹地府。不，连趴上去看都做不得。突然，从地心奈落之底端，传来了喀拉拉喀拉拉如同百雷贯耳的巨响。不管洪大将也好，还是众人也好都“啊”地喊出声来，捂住耳朵偷偷地看。不知怎地，一切都在一瞬之间，冰冷彻骨，泼墨一般的漆黑雾气，朝人们脸上扑面而来。

那雾气无色五味，无形无影，但它确从洞底喷发出来了。即便说这是魔物的脚步，魔物的笑声，魔物的呼啸也完全没有错。地下隆隆轰鸣不止，震裂了四面岩壁。另外，大山也在颤抖，龙虎山的大小山岭都发出了吠声，信江上饶之水因之翻卷起浪，让人觉得要吞掉山麓一般。

洪信叫了一句：“这又是如何了？”只是拼命地朝石窟外逃跑，不，真要说的话，还是像被什么给撞飞，被抛到了魔耶殿的桥廊下比较接近实际。

总而言之，在他略有些回过神来时，石窟还在轰鸣晃动。抬头一看，一条拖着尾巴的黑云正升入半空，刹那间一道光辉闪入眼帘，无数的妖星爆散开来，朝着世间上空播撒而去。

洪信只是口中喃喃作声，像是魂飞魄散一样，两手发抖，晃晃悠悠地走出来。不必说，全山都为之惊动了。但是闯出大祸的却是敕使本人，责罚不得，三清宫的院主满面愁容，对着洪大将呆傻的脸庞，这般说道：“事已至此，还是从速下山吧。别无他法，之后唯有等待虚靖天师归来却作理会。不过，在那座祠堂的石窟中，封有天罡星三十六员，地煞星七十二性，合计封印了一百单八颗魔星，您还真是做得一件可怕的大事。即便是好奇，竟打破了护符的封禁，向人间地上播撒出一百单八颗魔星，今后将见得何等世态，想来就令人毛孔发寒——只盼您这辈子坚定信心，多积阴德了。”

道教认为这个宇宙是由魔界和仙界二元构成的，崇敬北斗、太极、二十八宿等星座，并认为它们和人世间的治乱、吉凶、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说，对于天体中的德星，便加以尊崇，至于邪星和妖星，则以仙术和咒法予以封印——古来龙虎山上清宫的历代道祖就这样特意为了人界的太平安宁修积道行，但今朝却终使一百单八个魔星雀跃欢呼着复归人界。

“这可怎生让人安得下心。”在洪大将瘟头瘟脑地下山的那一天，院主一边预言未来的景况，一边不停地哀叹：“这一百单八颗恶星，也就是荧惑星。此宇宙几万年以来，亿兆星辰循规蹈矩地围绕太阳运行，丝毫不乱。但这荧惑星却是例外。不按常轨，只是在太阳周围微微地闪烁不定。世理人道，也完全与之相同——这却因您一时之兴起，又给拉回到原来毫无道理秩序可循的状态中去了。啊呀呀，这难道是凡人作恶业太重无以为偿的宿命么。想来，世人眼见五代十国战乱残酷，何等期待世间安宁，自大宋开朝，太平岁月才略微延续几十年，是近来世情上升平日子过得腻歪了呢，还是人性顽劣难拯呢，因为平日里太无聊，却醒了这一百单八个魔星，欲使地上复见无穷乱麻之态……休矣！休矣！即便再是捶胸顿足，事情也无挽回之理。”

听了这番话，洪信确也是战栗不止，好几次想把耳朵堵上。这位闯下弥天大祸的敕使便卷了旗帜，像逃命一样走上了归程。不久便回到了首都开封的汴梁城，伏首于仁宗皇帝御前。

皇帝慰劳敕使道：“洪信，远路迢迢想是辛苦，不过龙虎山的虚靖大仙奉朕敕旨，立即驾鹤来到都城，行了七天七夜的罗天大醮，民间的疾疫立时平息，都府之繁盛已有起色。其实天师法验之灵验，比爱卿回京还要迅捷。洪爱卿尽请安心吧。”

这真是不敢想象的金口玉言。

洪信只是冷汗直流，但看龙颜喜悦绝无半点虚假。洪信本就不敢把自己误破魔封什么的奏报上去，在回到自己家里之后，只是暗自郁然不安，谨言慎行，了其余生。

幸亏在他生时，也没有闹出什么大事，世间亦愈狎于太平安宁之习。其间，宋朝宗庙之祀，自仁宗至英宗、神宗、哲宗凡传四代，自嘉祐三年以来，不知不觉已过了三十余年。

至此，一百单八颗荧惑星，撞破封印而下宿人间，不久每一颗星宿都化为